

外国中篇小说丛刊精华本

赌徒

WAIGUO
ZHONGPIAN
XIANGHUA



CONGKAN
JINGHUABEN

安徽文艺出版社

I14/27
外国中篇小说丛刊精华本

赌徒

WAIGUO
ZHONGPIAN
XIAOSHUO

安徽文艺出版社

赌徒 (外国中篇小说丛刊精华本)

责任编辑：江奇勇 装帧设计：袁银昌

出版：安徽文艺出版社(合肥金寨路283号) 邮政编码：230063

发行：安徽省新华书店

印刷：合肥永青印刷厂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1

插页：1

字数：270,000

版次：1991年6月第1版 第1次印刷

印数：5800

标准书号：ISBN 7-5396-0609-6/I·539

定价：4.90元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承印厂调换)

目 录

赌徒

……〔俄国〕陀斯妥耶夫斯基著 刘宗次译(1)

湖滨少女

……〔美国〕伯·马拉默德著 杨光慈译(139)

卡尔美拉

……〔意大利〕亚米契斯著 吕同六译(168)

音乐家的生活

……〔瑞士〕赫尔曼·黑塞著 胡其鼎译(205)

赌 徒

〔俄国〕陀思妥耶夫斯基著

刘宗次译

彼得堡的穷大学生谋财害命，杀死放高利贷的老太婆（《罪与罚》1866）；贵族的外室被当作商品拍卖，但她把百万富翁之子“送”给她的十万卢布掷进熊熊炉火，后来又被他杀死（《白痴》1868）；父亲为掩盖丑行溺死亲生儿子（《魔鬼》1872）；儿子为盗取三千卢布杀死生身之父（《卡拉玛卓夫兄弟》1880）……这都是俄国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1821—1881）写下的惊心动魄的故事。在十九世纪欧洲文学中，大概只有他写了这么多犯罪事件，从而揭开了资本主义社会丑恶的又一个剖面。

这几部举世闻名的长篇读来会令人感到紧张得透不过气来，但这并不是因为其中有编造得曲巧出奇的情节，它们也绝非刑事侦探小说。作家呕心沥血、孜孜以求的是剖析和展露金钱势力的恶性肿瘤在人的精神细胞中所产生的溃疡和脓疮。在他的书中似乎能直接听到发自一颗颗活生生的灵魂深处的呻吟、嘶喊和呼叫。这里有被侮辱与被损害者的痛苦和抗议，有被病态情欲折磨得不能自拔者的绝望的疯狂，有堕落到道德深渊的丑类的赤裸裸的狰狞。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剖析那些卑劣的灵魂时是

如此无情，因而被同时代人称作“残酷的天才”。赫尔岑曾把他描写众多苦役犯的《死屋手记》(1862)比作米开朗琪罗的壁画《可怕的审判》。陀氏的长篇巨制并没有提供托尔斯泰式的历史画面和塑造众多的人物性格，它描绘的事件的空间与时间都不大，小说主要由激烈的争论和内心自白组成。作家的艺术眼光集中在主人公内心的巨大波澜和最微小的颤动上，在这个焦点上凝聚了如此丰富的社会生活内容和深刻的哲理，使读者从中感受到俄国社会在一个历史时代所经历的痛苦、迷误和探索。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这一点上达到了令人战栗的效果，因而被高尔基誉为可与“莎士比亚媲美”的天才。

陀思妥耶夫斯基一生坎坷不平，思想和创作充满矛盾。他出生平民家庭，曾经饱尝《穷人》(1846)的辛酸。这部中篇是他热烈崇拜别林斯基的青年时代的作品。一八四九年，他因参加空想社会主义团体“彼特拉舍夫小组”和朗诵别林斯基的《致果戈里信》被判死刑，临枪决前才改判苦役。西伯利亚的四年苦役和相继而来的六年兵营生活予他的精神与肉体极大的摧残。他与进步思想界失去联系，自幼在母亲影响下萌生的宗教情绪因此恶性滋长，他的癫痫病也大大加剧。这些都在他后来的作品中留下极为醒目的印记。他回到阔别十年的彼得堡，重操文学生涯时，竟开始公开站到以车尔尼雪夫斯基为代表的革命民主主义者的对立面。他既诅咒社会不平，为《被侮辱与被损害的》(1860)人的精神苦难感到揪心的痛楚，又认为俄罗斯人民只有在“忍受痛苦”中才能得救。他从自己独特的角度看到少数革命者与人民相距甚远的弱点，但把这一弱点夸大、歪曲到极度，进而把准备为人民利益而献身的一代先进人物写成品格低下的利己主义者。他在社会心理小说这一体裁上的新开拓对二十世纪的欧洲长篇小说有重大影响，但他对病态心理

的过份热衷被后来鼓吹“非理性”的现代派作家引为表率，并加以恶性发展。百余年来，围绕着陀氏的作品一直进行着激烈的论争。有人视宗教情绪或表现双重性格为他创作中的精华，备加赞赏；有人在强调他的现实主义批判力量时又忽视了他的思想体系和科学社会主义的本质区别。正确分析和评价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文学遗产仍然是外国文学研究中的现实课题。

《赌徒》(1864)虽不是陀氏最重要的作品之一，但也体现了他艺术创作的某些特色，值得一读。在小说中描写的卢列腾堡城聚集了来自世界各地的赌客，其中有冒充侯爵的法国高利贷者、门第古老的奥地利贵族、俄国的退伍将军和家庭教师、出卖色相而又精于盘算的巴黎“交际花”、波兰的江湖骗子、彬彬有礼的英国生意人……他们社会地位不同，但大都受金钱欲望的驱使，来到这座赌城。书中的伯爵夫人老祖母是作者心目中具有俄罗斯民族特点的人物，因而被赋予专横而善良、固执但爽朗的性格。她一进入赌场就如同着魔一般，直到输光带来的全部钱财才悻然离去。阿历克赛本是品性正直、颇有自敬之心的青年。但他赢得巨款后竟然一时淡薄了对自己愿意为之献出生命的波琳娜的热情；而在失去她之后又为布朗歇所惑，最后沦落赌场，犹如不能自拔的嗜毒成癖者，断送了一生。卢列腾堡是人的贪欲表现得最无遮拦的搏斗场，又是诱人堕落的魔窟，这正是作者心目中的西欧资本主义社会。

阿历克赛和波琳娜相互倾心又相互折磨。两人同时也折磨自己，并在这种折磨中得到某种报复的满足。这是受凌辱、被扭曲的个性在爱情上的表现。陀氏此后写的爱情多属这一类型。读者不难体察，作家把这种微妙的病态心理写得十分细腻、自然；但同时也可能因为这种爱情缺乏理想力量和抒情诗意而自然感到不够满

足。

小说是以阿历克赛的笔记形式写成的，这种形式无疑十分便于表现主人公处于满腔怨恨、无人倾诉的孤独状态中的心境。作家后来创作中的某些重要特点(如大量的内心独白、幻觉、预感及潜意识的交替结合)在这里已表现得十分明显。

《赌徒》是作者根据他出游西欧时的观察所得印象写成的，其中也包括他本人的亲身经历。为了偿还债务，陀氏亦曾涉足轮盘赌场，受害不浅。从这个角度看《赌徒》，当别有一种意味。

第 一 章

离开两星期之后我终于回来。我们的人在卢列腾堡已经三天。我本以为他们对我简直是望眼欲穿，其实不然。将军看着我时做出一副毫无所求的样子，很傲慢地说了几句话就把我打发到他妹妹那里去。显然，他们已从别处搞到了钱。我甚至都觉得，将军有些羞于见我。玛丽娅·菲利波芙娜正忙得不可开交，只随便敷衍了我几句话。不过，钱还是收下了，而且数了数，并听了我的报告全部经过。他们正等客人来吃午饭，有梅津卓夫、一个法国佬、还有个什么英国人。事情总是这样：只要一有钱，马上就设宴请客，并且是莫斯科式的。波琳娜·亚历山德洛芙娜一见我就问：为什么去了这么久？但没等我答话就走开了，显然她这是故意做出来的，其实我们之间应该谈谈，心里积攒着的话太多了。

我被安排在旅馆四层楼的一个小房间里，这里的人都知道，我的身份是将军的随员。从种种迹象看来，他们已经亮明了身份。这里人人都把将军看成非常有钱的俄国显贵。午餐前，除了几件

杂事之外，他还给了我两张一千法郎的期票去兑换。我在旅馆的账房里兑换了。现在至少有整整一个星期我们会被当作百万富翁。我本来想带玛莎和娜佳去散步，走到楼梯上又被叫到将军那里去。他竟然心血来潮，要询问我把她们领到哪里去。这个人根本不敢正眼看我。他倒是很想这样，不过我每次都报之以直盯盯的，也就是颇为不敬的眼光，使他似乎很难堪。他前言不搭后语地说了一堆冠冕堂皇的话，最后自己也不知所云，无非是要我领孩子们到公园去散步，离游艺场远些。末了他又大发脾气，完全换了一副腔调说：“要不然，您大概要领他们去游艺场，去轮盘赌场哩！请您原谅。”他补充说：“但我知道，您做人还相当不稳当，很可能去赌。虽然我我不是您的监护人，而且也不想担任这个角色，但不管怎么说我至少有权利表示这种愿望。希望您总不至于有损我的声誉……。”

“您知道，我手头又没有钱，”我平静地回答说。“要输钱总得先有钱才行！”

“您马上就会得到钱，”将军回答时有些脸红了。他在写字台上找出账本看了看，他欠我的钱约有一百二十卢布之数。

“我们要清账的，”他开口说，“要换成德国马克。您先拿三百马克吧，一个整数。余下的当然也不会短您的。”

我收下了钱，没有说话。

“请您别对我的话生气，您太小心眼了……我如果对您有所指点，也是……，怎么说呢？希望您多加小心而已。我当然也多少有点权利这样做……。”

我带孩子们回去午餐时，看到整整一列出游的车马队。原来是他们去参观什么废墟遗址。两辆豪华的马车，一匹匹出类超群的骏马！布朗歇小姐和玛丽娅·菲利波芙娜与波琳娜乘一辆马车，那个法国佬、英国人和我们这位将军都骑马。来往行人都为之侧目止步。派场则够派场矣，不过将军要吃苦头的。我算了一算：我带来四千法郎，再加上他们显然是到此地后才搞到的钱，统共也只不过七、八千之数。对布朗歇小姐，这个数目可是太小了。

布朗歇小姐也住在我们这家旅馆，和她母亲一起。那个法国佬好象也下榻于此。仆人们都称他为“伯爵先生”，布朗歇小姐的母亲也自称“伯爵夫人”。也许真的是伯爵和伯爵夫人吧，管它呢！①

果不出我所料，我们聚齐入席时，伯爵先生装作并不认识我。将军当然也没打算让我们相互认识，或是起码把我介绍给他。伯爵先生本人去过俄国，知道他们称之为家庭教师②的角色有多大份量。其实，他和我很熟。不过，说实话，我在这个宴席上是不速之客。将军好象是忘了吩咐，否则一定会打发我去餐厅吃公共客饭。我是自己来的，所以将军不高兴地看了我一眼。玛丽娅·菲利波芙娜是好心人，马上给我安排了坐席。幸亏我在这里遇到了阿斯特列先生，这帮了我的忙。于是我不期然地跻身于这些人的圈子中了。

这个英国人很奇怪，我第一次与他相遇是在普鲁士境内的火车上。我们俩面对面地坐着。那次我是去追赶我们那些人。后来我又在入法国境内之前在瑞士遇到他。我们在两个星期内相遇了两次，现在又与他不期而遇已经是在卢列腾堡了。我生平从来没有见过如此腼腆的人。他简直腼腆到愚蠢的程度。他自己当然知道这一点，因为他根本一点也不蠢。他是个非常可爱和宁静的人。在普鲁士和他初次见面时我让他打开了话匣子。他告诉我他今年夏天去了诺尔德卡贝，他还很想观光一下尼日哥罗德的博览会。我不知道他是怎样认识将军的。不过我觉得，他热恋着波琳娜已经到了神魂颠倒的地步。她一走进来他顿时面颊飞红得象彩霞一般。他很高兴我们的席次相邻，好象已视我为至交好友了。

饮宴之间，那个法国佬谈笑风生，活跃异常，显得旁若无人，神气十足。我可记得，当初他在莫斯科大吹过一阵肥皂泡。他侃侃而谈财政和俄国的政治。将军间或也斗胆反驳两句，但是语气谦恭之至，只不过是表示自己并未完全失掉身份而已。

① 原文如此。以后作者又都改称这个法国人为侯爵。

② 此词原作中为法文。以下凡法文皆译成汉语，不另作注。

我处于一种十分奇怪的心境之中。自然，午餐还未进行一半，我又象往常那样暗自向自己提出那个老问题：“我何苦与这位将军纠缠，不尽早一走了之？”我偶尔向波琳娜·亚历山德洛芙娜瞥几眼，它竟全然不理睬我。我终于恼怒了，决意要无礼一番。

事情从此开始，我突然莫名其妙、不问情由地在别人说话时大声插进去。我主要是想和那个法国佬吵一架。我把脸对着将军并忽然大声地、一字一句地说，今年夏天俄国人根本没法在旅馆餐厅里吃公共客饭，我好像是打断了将军的话，他用诧异的眼光瞪着我。

“如果您是个有自敬之心的人，”我发浑说，“肯定会遭人斥骂和碰大钉子。在巴黎、莱茵，甚至在瑞士，吃公共客饭的波兰佬和同情他们的法国佬太多了，您如果是俄国人就得免开尊口。”

我这番话是用法语说的。将军困惑不解地望着我，不知道对我如此忘乎所以应该发脾气还是仅仅表示惊讶。

“那一定是您在什么地方被人家教训了一顿吧？”法国佬随便而又轻蔑地说。

“在巴黎起先我是和一个波兰人吵架。”我回答说，“后来又和一个法国军官吵，因为他支持那个波兰人。但后来一部份法国人转而支持我了，因为我对他们讲，我有一次想要往罗马教长的咖啡里啐一口①。”

“啐一口？”将军装出傲然而又大惑不解的样子，甚至还环顾四周。法国佬则以不相信的眼光打量着我。

“正是这样，”我答道。我在那里整整呆了两天，确信为了办妥我们的事可能不得不去一趟罗马，于是我去教皇驻巴黎使馆办事处办理护照签证。接待我的是个五十来岁的教士，浑身干瘦，脸若冰霜。他彬彬有礼而又非常冷淡地听我讲完话后，请我稍事等候。我虽然很急，当然也只好坐下来等，并拿出一张《国民评论》报来看，上面尽是辱骂俄国的不堪入目的言论。这时我听见有人经过隔壁房间到教长那里去。我还看见这位教士对他鞠躬不

① 俄语中“啐一口”与“根本不理睬”是同一词，视后面的前置词而定。此处有双关语意味。

止。我于是再一次请求他，他要我再等等，态度更加冷淡。过不久又进来一个陌生人，是来办公事的，好像是奥地利人，他们听完他的话以后立刻送他上楼去。当时我非常恼火，于是站起来走到教士面前，并以坚决的语气说，既然教长现在会客，也可以和我把事谈完。教士这一惊非同小可，忽然倒退了好几步。在他看来，一个微不足道的俄国人竟然胆敢把自己放在与教长的客人平等的地位，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事。他以最放肆无礼的方式把我从头到脚打量了一番，似乎为能侮辱我而高兴不已，并且叫着说：

“难道您竟以为教长会为了您而丢下咖啡不喝吗？”于是我也吼了起来，而且声音比他还大：“老实告诉您，我才不管您的教长喝不喝咖啡！如果你们现在不立刻给我办好护照，我就找他本人。”

“什么？当他那里坐着大主教的时候？”教士喊道。他惊恐万状地从我身旁跑到门边，双手象十字架似的摊开，做出一副宁肯一死也决不放我进去的样子。

于是我对他说，我是个异教徒和蛮族人，什么大主教、大教长、教长诸如此类的名堂，对我来说统统都是那么回事。总而言之，我做出了决不罢休的样子。教士恶狠狠瞪了我一眼，一把抓过我的护照，拿上楼去。一分钟以后签证就办妥了。“诸位有意看看吗？这就是。”我掏出护照，把罗马签证印章指给他们看。

“您这样，不过……”将军本来要说下去……

“您是幸亏宣称自己是异教徒和蛮族，”法国佬冷笑着说，“这个办法倒不算笨。”

“人们不就是这样看这里的俄国人吗？他们坐在这里一声都不敢吭，大概都巴不得否认自己是俄国人呐。我把和这个教士吵架的事给大家讲了以后，至少在巴黎，在我们住的旅馆里，对我们的态度要注意得多了。有一个胖胖的波兰地主，他是吃公共客饭的人中对我最敌视的一个，从那以后不大在人前露面了。有一次我说我看见过一个在一八一二年被法国骑兵开枪打伤的人，这个骑兵开那一枪仅仅是为了把枪膛里的子弹放出来。被打伤的人当时还是个十岁的孩子，他一家没来得及从莫斯科撤出。那些法

国人连我说这些话也忍着听下去了。”

“这根本不可能，”法国佬暴跳如雷了，“一个法国士兵决不会向一个孩子开枪！”

“可这是事实，”我回答说。“这是一位很可敬重的退伍大尉对我说的，我也亲眼看见他面颊上的子弹伤疤。”

法国人喋喋不休地说了起来。将军起先要附和他，但我建议他至少去读一读一八一二年曾被法国俘掳的别洛夫斯基将军写的《札记》中的片断。最后玛丽娅·菲利波芙娜说起别的事，把话题岔开了。我和法国人几乎对喊起来，将军因此对我十分不满。但阿斯特利先生则对我和法国人的争论似乎很高兴。起身离席时，他向我敬了一杯葡萄酒。晚上我到底和波琳娜·亚历山德洛夫娜谈了一刻钟左右的话，是在散步的时候。别人都朝游艺场那边的公园去了。波琳娜面对喷泉，在长椅上坐下，让娜嘉去和附近的孩子们玩。我也让米沙到喷泉旁边去玩。我们终于单独在一起了。

一开始当然是谈正事。我把总共只有七百古丁之数的钱交给她，她大发脾气。她满心以为拿她的钻石作抵押，我从巴黎至少可以给她带回两千古丁，甚至还更多。

“我非要钱不可，”她说。“一定要搞到，否则我就完了。”

我开始询问，我不在时发生了什么事。

“除了收到两次从彼得堡来的消息以外，别的没什么。第一次是说祖母病危；两天以后说她似乎已经死了。这是季摩菲·彼特洛维奇那里来的消息。”波琳娜又补充说：“他是个不乱说的人。我们正等着最后的确切消息。”

“这么说，这里大家都在期待之中？”我问道。

“当然，人人都在等，什么事也都在等着。整整半年一直只把希望寄托在这上面。”

“您也期望着吗？”我问道。

“您要知道，我和她根本没有亲缘关系，我只不过是将军的继女。不过我能肯定，她会在遗嘱里提到我。”

“我觉得，您会得到很大的一份，”我十分肯定地说。

“不错，她是很喜欢我。不过，为什么您这样觉得呢？”

“请告诉我，”我反问道，“我们这位侯爵似乎对您家庭中的一切秘密也都知情吧？”

“您又为什么对这一点感兴趣呢？”波琳娜严峻而又冷淡地看了我一眼问道。

“当然感兴趣。我大概不会看错，将军准是已经向他借钱了。”

“您猜得很对。”

“哼，如果他不知道老奶奶的情况，他会肯借钱吗？难道您在餐席上没有注意到，他三次说到祖母时都称她为亲爱的奶奶吗？多么亲密，多么友好！”

“您说得对。他一旦得知遗嘱上也会多少有我一份，立刻就来向我求亲。这就是您想知道的吧？”

“只不过是会来求亲吗？我想他早就在求亲了。”

“您自己非常清楚，根本不是这样。”波琳娜生气地说。“您在什么地方见过这个英国人？”她沉默片刻之后又问道。

“我就知道您马上要打听他。”

我把前几次在旅途中与阿斯特列先生相遇的情况告诉她。“他很腼腆而又多情，当然，肯定已经爱上您了吧？”

“是的，他是爱上我了。”波琳娜答道。

“还有，他自然比法国人更富有十倍。怎么？这个法国人果真有什么产业吗？没有可疑之处吗？”

“没有。他好象有座什么城堡。昨天将军还对我说得很肯定。怎么样？您要说的话完了吧？”

“我要是处在您的地位，一定嫁给这个英国人。”

“为什么？”波琳娜问道。

“法国人更漂亮，不过也更卑鄙。而英国人除了正派之外还多有十倍的钱，”我干脆利落地说。

“对。可法国人是侯爵呀，而且也更聪明，”她说，语气平静之极。

“真的？”我还是原来的口气。

“一点也不错。”

波琳娜对我的这些问题极为不悦，因此在回答时有意用语调和粗鲁的话激怒我，我看出来了，并直截了当地对她言明。

“又怎么样呢？您这气急败坏的样子确实让我开心。我允许您提这样的问题和作这种猜测，单凭这一点，您就应该付出代价。”

“我确实认为自己有向您提出任何问题的权利，”我平静地答道。“因为我准备为之付出任何代价，现在我连生命都在所不惜。”

波琳娜竟扬声大笑起来：

“您最近一次是在施兰根别格山上说过，只要我说一个字，您就能纵身悬崖，那里好象有一千英尺深哩！有朝一日我会说这个字的，仅仅是为了看您如何兑现自己的话。您尽可放心，那时候我一定沉得住气。我恨您，因为我容许您的事太多。但尤其可恨的是我又需要您。而既然现在我还需要您，我就得保护您。”

她起身了，说话时显得非常恼恨。近来她和我的谈话总是以恼恨和愤怒结束，是真正的愤怒。

“请允许我问您，布朗歇小姐是何许人？”我问道，不想让她不说清楚就走。

“您自己知道布朗歇小姐是何许人。从那以来她又没增添什么。布朗歇小姐大概要当将军夫人，当然这要看祖母病故的传闻是否证实，因为无论是布朗歇小姐，还是她的母亲，还有她那位侯爵堂表兄，都知道得很清楚；我们现在是一贫如洗。”

“将军果真爱上她了？”

“现在这无关紧要。您听我说，并且记住：把这七百古丁拿去赌轮盘赌，尽量给我多赢些钱回来，我现在非得有钱不可。”

她说完这些话就叫娜佳过来，然后往游艺场找我们那帮人去了。我在第一个路口向左拐了弯，心中反复思忖，十分纳闷。她命令我去赌轮盘赌一事对我似乎是当头一棒。真是奇怪，此时此刻我应该思考的事情很多，可我却全部心思用在分析我对波琳娜的感情上。说真的，虽然一路上我疯狂地思念她，心中如焚，坐立不安，甚至在梦中都无时无刻不在她的身旁。但比起回来后今天这

一天的感受，这两个星期的一切要轻松得多。有一次（那是在瑞士）我在车厢中睡着了，竟然在梦中和波琳娜谈话说出声来，弄得邻座的人都忍俊不止。我现在又一次问自己：我爱她吗？而且又一次自己也不得其解，或者不如说，我重又第一百次地对自己说：我恨她。真的，我真是恨她。有过这种时刻（即每次我们谈话结束之时），我真想把她掐死，即使为之舍弃我的后半生也甘心！我发誓：如果有可能用一把尖刀慢慢刺入她的胸膛，我觉得我一定会无比痛快抓起这把刀来。但是我同样以最神圣的名义起誓：如果在施兰根别格山上她确实对我说：“跳下去吧！”我一定会立刻跳下去，甚至也会感到无比痛快。我知道这一点。不管怎么样，这件事总要有个了结。她对此非常明白。我完全正确而又清楚地意识到：她对于我来说是可望而不可及，我的种种幻想根本不可能实现。我确信，她一想到这点就特别高兴。否则，象她那样聪明和谨慎的人，怎么会对我如此亲密无间和推心置腹？我觉得到目前为止，她之对我就象那个不把奴隶当人因而在他面前脱衣服的女皇一样。是的，有多少次她都不把我当人啊……

然而，我却接受了她的委托——无论如何去赌轮盘赢钱。我已来不及思索：为什么和什么时候要赢这笔钱？她那时刻都在盘算的头脑里究竟又萌生了什么新念头？此外，这两星期内显然增加了许许多多新事实，对此我都还一无所知。这一切都应该把它想透，弄清全部底细，而且愈快愈好。但眼下已经来不及：要到轮盘赌场去。

第二章

说实话，对这件事我颇感不快。虽然我原已决意去赌，却根本不打算一开始就替别人赌。这甚至使我有些不知所措，因此我怀着无限烦恼的心情进了赌场，那里的一切我一看到就讨厌。全世界的小品文，特别我们俄国报纸上那些小品文都有一副奴才腔，实在叫我受不了。俄国的那些小品文作家几乎每年春天都要称道

这两件事：第一，莱茵河上那些赌城的轮盘赌场如何富丽堂皇、豪华奢侈；第二，赌台上的金币似乎堆积如山。他们并不因此而得到赏钱，因此这可说是一种毫无私心的谄媚。这些粗陋不堪的赌场毫不富丽堂皇，而所谓金币，不要说成堆，几乎连见都极少见到。当然偶尔在整整一个季节当中，也会忽然冒出个傻瓜，一个英国人，或是一个亚洲人——譬如今年夏天那个土耳其人，会大赢或大输一笔。可其他人统统都只用很小的古丁下注，赌台上一般钱都不多。我进去（这是我生平第一遭）之后，迟迟未决定赌。再说人也很挤。不过我想，即便只有我一个人，我也会很快离开，而不会开赌。我承认，我当时心中怦怦直跳，极不冷静。我确信而且早已决定，这次来卢列腾堡一定会不虚此行，肯定要发生某种根本改变我终生命运的大事。应该如此，也必定会如此。虽然我如此寄希望于轮盘赌是可笑的，但我觉得，那种视寄希望于轮盘赌为愚蠢和荒唐的众所公认的看法是更加可笑的陈腐之见。为什么赌博就比其他任何一种搞钱的方法，譬如做生意，更坏呢？不错，能赢钱的人是百里挑一。但我又何必顾及这许多呢？

为防万一起见，我决定今晚先看看行情，决不认真干起来。今天晚上即便出什么事，也无足轻重。我打定了主意。再说还要研究一下到底怎么赌法。因为虽然我看过许多关于轮盘赌的说明，每次都看得入迷，但由于未亲眼见过，至今对此道还是一无所知。

首先，我觉得一切都很齷齪——某种道德上的卑劣与齷齪。这决不是指围着赌台那几十张，甚至几百张贪婪不安的面孔。我丝毫不觉得想赢得又快又多的愿望有什么齷齪之处。有位脑满肠肥、丰衣足食的正人君子在驳斥某人为“赌的输赢很小”作辩解时说，这样更坏，因为贪图小利和贪图大利二者不可相提并论。这其实是相对的。对罗特希德是小利在我则是发大财。至于说牟利与赢钱，人们现在无处不在相互掠夺和赚钱，又岂止在轮盘赌场呢？而一般说来牟利与赢钱是否卑鄙可耻，这又当别论。我无意在此评判此事。既然我自己此刻为赢钱的愿望强烈驱使，所以整个这图利的愿望以及其全部的齷齪，自我走进赌场之时起，对